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二万五千里》(珍藏本)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的《红军长征记》中,记录了大量长征时期的真实细节。

其中,张爱萍的《从两河口到马蹄街》描述红三军团四师行军中,在连续作战之后马上要翻越一座大山,此时宣传队的战士们如何用洪亮而清脆的歌声为大家消除疲劳,加油鼓劲。从中可以想象出红军部队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氛围中踏上征途。

在《残酷的轰炸》中,童小鹏记述了战士们虽然遭受敌机轰炸,但“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,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志气”,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,而是生与死的搏斗。重温这些叙述,才会使后人 对长征有一个更加深刻和真实的认识。

——编者



油画《红军过草地》(局部) 作者 张文源

长征亲历者笔下的长征·征程

带着乡亲们的希望， 数万名红军战士踏上了征途

从两河口到马蹄街

张爱萍

长征中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，
第十一团、第十三团政委

在长途行军中间,往往因行李的笨重,妨碍行军与战斗,所以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来,差不多天天都在减轻行李,清查担子,直到降到最低限度。今天又开始了这一工作,减轻,减轻,还要减轻行李。所以我们红四师政治部就大烧其文件,什么登记表啦,统计表啦,通令报告啦,不必要的报告啦,报纸啦,多余的宣传品啦……书籍和文件,都大烧而特烧起来,尤其是把宣传队的小鬼们急的跳脚,这样演剧的化妆品也不愿意丢掉,那样的道具也舍不得丢,这个说:“这件小姐儿穿的旗袍很好”,那个说:“难道那件绅士的黑缎子大衫又丢了吗?”……就是这样吵吵闹闹地,终于弄掉了。人说广西军阀的飞机,虽不像蒋介石这个乌龟头子的飞机厉害,如果你不荫蔽伪装,包管有些时候会碰着一个炸弹,所以我们还是在夜行军。

据情况估计,知道明天才有可能同阻滞我们路的广西的敌人作战,所以一路行军,还不觉得很寂寞,尤其是四师政治部宣传队的“火线剧社第四分社”那些小鬼,真是天真烂漫,玲珑活泼,兴奋异常,沿途歌唱不止。我们的步伐无形中合着歌声的节拍,组合成了一个大的军乐队。

前面一个传一个的传下来了,绑带解下来,袜都脱下来准备过河。

一条大约百米左右宽的河,横在我们的面前,一眼看去,河水并不见得深。一个同志告诉我,这就是两河口,走在前面的同志们,有些已经过去了,有些才正在过,我们呢,正在准备过,大家把裤子卷得高高的,绑带解下来,鞋袜也脱下了。

月亮还没有出来,火把又不准点,黑瞎得看不见路。大家手牵手,你拉我,我拉你,跟着前面同志的路线跟下去了,旁的什么都没有,只听见水的哗哗响的响声,和人们的笑声及说话声。每个人都同样的动作起来:在河的南岸要脱鞋呀,袜呀,绑带呀,直过到河的这岸来,就要恢复原状,重新穿起来。

每个人都同样的动作起来:在河的南岸要脱鞋呀,袜呀,绑带呀,直过到河的这岸来,就要恢复原状,重新穿起来。

既然发现敌人,也就不容我们忽视了,事实恰是成了一个反比例,除派了一营兵力的警戒外,以为什么事情都完了,因此拂晓在前哨与敌打响了,连团的首长还在睡乡里,做着他的蜜梦,增援前面队伍也来不及,所以好好的一个阵地,被敌人占了去,这下我十二团当然处于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与敌人作战了,不得不又要求进攻敌人,夺取失去的阵地。

十二团的战士们不服气,全体指战员都说:“在革命根据地时我们是三军团的模范团呢!”所以他们在干部的“同志们,拿出我们模范十二团的精神,恢复我们的失地”的口号下,雄赳赳气昂昂,端的端步枪,拿的拿手榴弹,一个冲锋,那才快呀!不顾一切的冲上去了,敌人也就随着坍下去了,阵地终于恢复了。

广西军阀相当的顽强,比起何健的队伍,似乎要强些。它善于使用侧击、包围及迂回战术。我十二团在恢复了 这个阵地以后,在敌人两团以上兵力的攻击下,忽视敌人的包围,不得不放弃阵地,撤退过了一条深沟,再退过一个山背,与我四师主力相衔接。

不死心的敌人,也跟上来了,于是与我十团、十一团相对峙。

同敌对峙了一晚,正式的战斗又重新开始。敌人的力量,也有了新的增加,如果说昨天与我作战的敌人是三个团,今天已有五个团,估计敌是两个整师,没有增加上来的,用不着谈他和计算他。

“同志们!我四师两天掩护的任务,已完成了,今天是比昨天来的更加严重,战斗更加来

的厉害,但是,我们不害怕,不畏惧,我们要完成上级给予的任务,一定要完成!”在各个连队里,或者以营为单位,都在开始进行战斗的鼓动。

“让他来吧!尝尝老子们的子弹,手榴弹!蒋介石的咱们也不怕呢!”各线上的战斗员,具有沉着、坚毅、勇敢、壮伟的大无畏的精神,雄壮而响亮的回答着他们的指挥员。

战斗开始了,的确,敌人是凶猛一些,侧击包围的战术,仍像昨天的一样施展起来。然而我军是沉着的很,每每当敌人攻击时,我们一枪也不响,等待敌人投入冲锋时,我们一阵手榴弹、机关枪弄得敌人不得不坍下去。是侧击吗?我们的第二梯队往往用反突击,使得敌人侧击的企图成为无效,就是这样防御、突击,互相配合着,使敌人的凶猛、侧击、包围,无以用其技。

敌人越聚越多,兵力也雄厚了,方法也狡猾起来了,敌人鉴于几次攻击不得逞,“黔驴技穷”,采取了火攻,当敌人将要进入冲锋出发地时,即在我们防御的前线及四周放起火来,这样使得我军受火的威迫,无法与之恋战。

因为是掩护的任务,没有必要去与敌人决战,我军也就在敌人这样的火攻下面,放弃了马蹄街。两天的掩护任务,终于胜利地完成了。

我们的队伍,即在放弃马蹄街的傍晚时候,沿着军团主力行进的道路,向牛头岭进发。

牛头岭是在一个山峰,直入天际的大山的半山上,从山脚望上去,人家的灯光,好像不甚明亮的星光儿一样,挂在天空。

老远望见这个大山耸耸地立在我们的前面,这使我们“未爬山,先冷了三分心”,因为与敌人作了两天战,已经疲乏了,还要爬这样高耸入云的大山!

“同志们!”站在路旁的一堆年纪轻轻的小同志们中的一个手舞足蹈地在说话:“我们掩护的任务,已经胜利的完成了,……为着迅速脱离敌人,赶上我三军团主力,又要加速的行军了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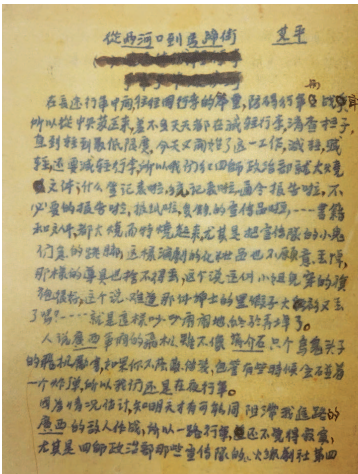
谈话完了,接着就是一阵口号声:“继续完成掩护任务的精神!”“不怕疲劳,不怕辛苦!”“加强行军速度,赶上主力!”“为反攻的胜利而奋斗!”

口号过去了之后,一个较大些的青年同志,声音洪亮的向爬着山的指战员说话:“这两天来辛苦了吗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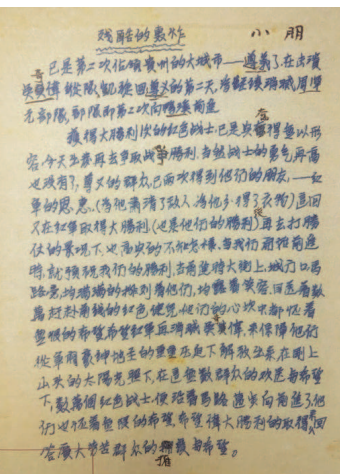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辛苦!”一声响亮的回答,像雷鸣般的震动山谷。“对!”他又谈话了,“爬到牛头岭就休息,吃晚饭呵!”

我们的疲乏,就随着鼓动棚的小同志们的洪亮而清脆的歌声渐渐消失了,两只腿也更加有劲了,这些小同志,也加入在最后队伍的行列中,向牛头岭前进。

他们一些不觉得疲劳,随走随唱着《工农解放歌》。



▲张爱萍《从两河口到马蹄街》手稿



▲童小鹏《残酷的轰炸》手稿

残酷的轰炸

童小鹏

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

已是第二次占领贵州的大城市——遵义了。在击溃吴奇伟纵队,凯旋遵义的第二天,为继续消灭周浑元部队,红军即第二次向鸭溪前进。

获得大胜利后的红军战士,已是兴奋得无以形容,今天出发再去争取战争胜利,当然战士的勇气,再高也没有了。遵义的群众,已两次得到他们的朋友——红军的恩惠(为他们肃清了敌人,为他们分得了衣物),这回又在红军取得大胜利(也是他们的胜利)后再去打胜仗的情况下,也高兴的不知怎样才好。当我们开始前进时,就预祝我们的胜利。当前进时,大街上,城门口,马路旁,均满满的排列着他们,露着笑容,目送着数万赶赴前线的红军战士。他们的心坎中,都怀着无限的希望,希望红军再消灭周浑元,来保障他们从军阀豪绅地主的重重压迫下解放出来,在刚上山头的太阳光照耀下,在这无数群众的欢送与希望下,数万个红军战士,便沿着马路迈步前进了。他们也怀着无限的希望,希望伟大胜利的取得,来回答广大劳苦群众的拥护与希望。

沿马路走了十里,便分右边走乡路了,因为鸭溪还未通马路。

平素以飞机威胁和轰炸我们的敌人,在他受大挫折战争失败后,更是会以他的飞机来拼命,这是老练的红军战士从斗争中得到的经验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在这样的天气下,为大家所痛恨的飞机,一定是要来的,因此,还在马路上就提防着那可恶的东西的到来,到小路后,虽然比马路上更好荫蔽了,沿途有些松林和树木,但是因为队伍的拥挤,还很讨厌,万一飞机来时,发现了目标,那就更糟糕!

的确,在八点钟左右光景,为大家所痛恨和所预料的敌机,从辽远的空中,将嗡嗡的声音送来了,送到迈进着的战士们的耳鼓里。在响声传来的远空,隐约的看见三只乌鸦似的敌机,正向着我们的上空飞来。

的的的达达达……的飞机警戒号,从前后的队伍中发出来,大家的精神都紧张了。本来在路上走得整整齐齐的队伍,一会儿就荫蔽起来,挤满着人的小路上,一时就没有人迹了。藏在树林里,蹲在田沟里,伏在田坎下……大家都找着他的“保险公司”,希望敌机不要到自己的上空,到了不要在此盘旋,盘旋不要发现目标,发现目标不要掷炸弹,掷炸弹不要掷到自己的身旁。

当时我们正走到一个小松林旁边。在这平坦的田野里,有这松林来荫蔽,当然是好地方。队伍进入树林时,三个怪物就分散在上空盘旋了,只得就在树林旁边的一个洼地卧了下来。虽然过去的经验,飞机是注意打树林的,可是已来不及离开了,只得“听天由命”任敌机所为。

战士们都哑口无声了,只是各人伏在各人的地方,都望敌机快点走开。血脉是急促的跳,怒愤是更加增高,最着急的是因为敌机的捣乱会妨碍我们胜利的取得,可是并没有别的办法,仍是忍耐着。

这时一切都寂寞的,只是三只飞机的嗡嗡声音,闹得天轰地动,一切都是停的,只是三只飞机在上空狂乱的翱翔。

盘旋多回,大概已发现目标,“轰隆”的一声,在开始掷炸弹了。大家的精神更紧张了,脉搏更急促了,怒火更加上升了。这个炸弹是炸在前面的森林中,据有人说,是在教导营的附近,并听到了被炸伤的同志的呻吟。接着又“轰隆!轰隆!”的两个炸弹,就炸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。在那附近的同志,因为感觉地位的不安,向别的地方奔跑了,受伤的同志,又在那里呻吟起来了,在飞机的噪声下,听得更觉凄惨!

姚同志弄得满身泥灰,面色灰白的匆忙跑来,细声而急促的说:“糟糕!两个炸弹都打在我们队伍中间,我们的班上已打到三个,队长也打到了,我因为卧下了,所以只打得一身泥土,真是……”话未说完,又“轰隆!轰隆!轰隆!轰隆!”的几声,稍抬头看时,又是在我们的队伍中。这时黑烟弥漫了整个松林,碎片,泥土,树枝均纷纷飞起来。“哎哟救命!……”的声音,很凄惨的在受伤同志的口中唤出来,真是听了又伤心!又恼恨!

本来就感觉现在躲的地点并不保险,而且就在危险地带,但在这时候,大家都起来乱跑,反更使飞机发觉,大家站起来跑,目标更大,更能使碎片更有效力打到跑的人,特别怕看飞机的我,飞机还在打圈时,总不敢抬头看它,因为看到它飞在自己的头上,特别是看到丢炸弹下来时,更加害怕,所以只紧紧的抱着头卧在地下,似乎要和穿山甲一样,立即向土里钻了进去。

受了伤的阴大生、郭承祥摸着伤口蹒跚走了过来,满身都沾着泥灰,面孔已是现着青色,衣裤已为鲜血染得湿透了。他凄凉的对我说:“我负伤了,请叫卫生员来上药……哎哟!”我听了他的说话,见了他的形容,更加难过了。飞机仍是在上空盘旋,大家都已跑得稀散了,哪里找得到卫生员呢?只得安慰他说:“不要着急,现在卫生员不知哪里去了,你且就在这里卧下,飞机去时,就找卫生员来上药……”

“轰隆!”“轰隆”的炸弹又爆炸了,都在前面的松树林里,他俩就赶快忍痛卧下了,我也紧紧的卧在地下。

炸弹没有响了,飞机的叫声逐渐小了,“可恶的王八蛋走了”,旁边的同志恼恨的说着。这时大家都从各人的“保险地”走了出来,大家的面容都表示着一方面是对这残酷轰炸我们的

飞机无限的痛恨,一方面是表示对受轰炸而牺牲或负伤的同志无限的怜悯,均纷纷的慰问负伤的同志,为他绑着血管,扑净泥土,找卫生员,为他服药,扶着他 在树荫休息。

“的的打打的……”集合号吹了,部队仍继续的前进,去完成战斗任务。经过刚才敌机轰炸的刺激,精神更紧张了,痛恨敌人的情绪更高涨了,巴不得立即跑到敌人面前,把他消灭个痛痛快快,来回答他的残酷手段,来为被轰炸而牺牲和负伤的同志复仇!

我们的这个部队,是轰炸得最厉害的一个,大部的炸弹,都是爆炸在我们的部队的中间,因此我们便不能够按次序跟着他们前进,要在这里处置牺牲和负伤的同志。

集合号响后,走散的同志均回来了,大家都嚷嚷的埋怨着:“今天就是教导营的队伍发现目标的。”

“队伍是没有,就是那个饲养员,飞机来了,还牵着马在路上跑。”

“是炊事员同志的担子没有荫蔽得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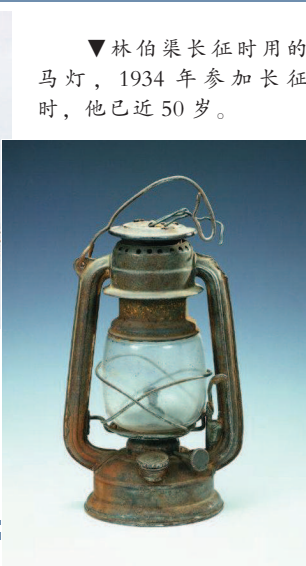
走到被轰炸的地方,真是使人目不忍看,耳不忍闻,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的叫痛,是在可怜的哭啼,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。……他们的鲜血,仍在不断的流,然而在同 志们安慰时,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,不因负伤而稍减其坚决志气,相反的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。他们说:“不要紧,你们不要着急,万恶的敌人总有一天会消灭在我们的手下的!”牺牲的同志,则更是为革命而献身,为工农大众利益,为民族独立解放而粉身碎骨。战斗员的枪也打断了,子弹也烧炸了,炊事员的铜锅打破了,菜盆子打烂了,运输员的公文担子也打碎了。地面是打得几个窟窿,松树也打得倒下很多,树枝、枝叶也混着牺牲战士的肉、武器、行李、泥土撒得满地,一丛绿森森的松林已经成为脱叶萎枝的枯柴一堆,很好休息的荫地已成为血腥场所了!到此的人,没有不痛心疾首,禁不住的滴下泪来,巴不得立即捉住那飞机师,来千刀万剐,生啖其肉。

大家动员起来了:有的拿铁锹埋葬牺牲的同志;有的扶着伤员进茅棚休息上药;有的砍竹子做担架;有的收拾枪枝子弹、担子行李……直到下午四时,才处理就绪。但是很多负伤同志要抬起来走,他们的枪枝子弹行李要搬起来,负伤或牺牲了的运输员炊事员的担子要担起来走,因此,除了请群众帮助外,只能发动大家来负担了,抬的抬伤员,挑的挑担子,背的背枪,黄昏后,才到达宿营地。一直到梦中,仍然没有忘记今天万恶的国民党飞机对我们的残酷轰炸,且希望明天的战斗,把万恶的敌人消灭一个痛快,来为同志复仇。



▲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用来充饥的皮鼓和野菜。战士们叫这种小草“黄花草”,它原来是有毒的,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可以减弱。

图/中国国家博物馆



▼林伯渠长征时用的马灯,1934年参加长征时,他已近50岁。